



葵花

■孙佳欣

老人在向日葵地里讲述着往事。祁连山下狂风呼啸，他的声音也时断时续。他说，那年马蹄哒哒，马刀闪着冷光，战友们一茬茬地倒下去；他说，皮鞭抽打在身上，他一声不吭，是善良的妇人将他揽进怀里，从此，他成了一个“哑巴”；他说，祁连山是赤红色的，他想追随队伍，又放不下这里的战友，于是，他成了守墓人……

爷爷当了一辈子的运输兵，常给人讲他拿扳手杀了两个美国鬼子的故事。讲到兴起时，老人家激动得胡子都在颤抖，他说——我当兵一辈子，从没拿过枪，可见到敌人，我敢上！

莫先韵由“8分先生”变为“80分先生”，战友们为此炸开了锅，只有他本人依旧笑呵呵。其实，只要肯下功夫，不管是“8分先生”还是“80分先生”，都能成为“技术大拿”。

这些故事，是血水与汗水浇灌出的葵花。花朵向阳，金黄灿烂。它的根深扎在战争年代那曾被鲜血染红的土地里，又被和平年代奋斗者的汗水滋养着。读者朋友们，不妨侧耳听听这花朵的呢喃，您便知道，这些故事背后，有着多么深沉的情感与纯粹的感动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赵瑛鹏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 6319 期

转 岗

■高满航

兵 故 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二级军士长莫先韵因为曾经在专业测试中得了8分，有人开玩笑地叫他“8分先生”。

莫先韵29年兵龄，与技术营大多数官兵父母的年龄不相上下。他早年干过的最高职务是代理排长，在一茬茬兵学，迎面见了莫先韵，都称呼他为“老排长”。可莫先韵不在场的时候，有人还是悄悄地叫他“8分先生”。

说起来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莫先韵从警卫营转岗技术营。据说，他是硬着头皮参加专业测试的——他文化底子薄，当兵的前5年又整日在警卫营的练兵场上摸爬滚打，哪有时间学习？后来，莫先韵竟成功转岗到技术营。

大家其实都替莫先韵感到可惜，说他军事技能那么过硬，当初若不执意转岗，也许早提干了。莫先韵在警卫营当班长时的副班长，几年前已晋升为基地的正师职副参谋长。

说起莫先韵的本事，老兵们个个竖大拇指。有的说，别看他不高不壮，新训考核时，硬是在千余名新兵中夺得了第一。也有人说，他那个第一可是实打实的，武装越野，他把自己小腿绑上沙袋，挂单杠，他用背包绳把双手绑在杠上，就算疼得龇牙咧嘴也不松手。还有的说，他当班长

时样样都走在最前头，真本事就是发言权，他说话没有人不服。更有的人说，他真是可惜了，要不是执行任务受了重伤……莫先韵受伤后，警卫营想照顾他到轻松一些的岗位，他不干，非要考到技术营。技术营的技术室主任说，我大学毕业刚到技术营的时候直发怵，怕技术学不明白，直到见识了莫先韵的累累硕果，也就有了底气。好几个军士长也说，咱们那时好歹是高中毕业，有初中学历的莫先韵在前面蹚路，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干不好……那时，莫先韵已成为技术营专门解决疑难问题的“技术大拿”。

说起有一天，新任旅长到技术营调研。座谈会上，有个兵提起莫先韵，开玩笑地叫他“8分先生”。旅长先是一愣，继而拧起眉头问，谁是“8分先生”？营长赶忙起身，把莫先韵和他的故事如实报告。旅长笑了，问道，你们那时候可都是叫他“80分先生”，你们现在咋还打起了折？

只有莫先韵依旧笑呵呵的，继续搞他的技术研究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我和老者的会面是在祁连山下，在一大片向日葵地里。

席地而坐，我的耳畔能听到戈壁滩刮来呼呼作响的风声，身旁是一蓬一蓬带刺的骆驼刺，身后是一棵树叶金黄的胡杨，不远处是一簇簇开着细小花朵、香味极具穿透力的沙枣花。

我的目光所及是一望无际、绵延数千里的戈壁滩，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着光的鹅卵石。

当我一路跋涉、气喘吁吁地站在村口的时候，就看见村子旁边有一条从祁连山流淌下来的河。那河水清澈见底，近看似乎静止不动。我随手扯一把芨芨草丢进河里，草竟被河水翻卷着，不一会就漂走了。

老者雕塑一样站在河边，那把芨芨草漂到他旁边，又在不宽的河里漂远了。他凝神看了一会儿，又回转身抬手遮住刺目的太阳，看向近前的山。

我是作为记者相约与老人见面的，第一次见面时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

那应该是1983年的秋天，我去一个叫倪家营子的小村收集西路军的遗物。在一户村民的家里，我看见一个斗笠挂在山墙上。我疑惑——河西走廊的小村子里，怎么会出南方人戴的斗笠？

从墙上摘下斗笠，拿在手里，忽然，我感受到脊背后面似有一道滚烫烧灼的目光——我平生第一次感到，原来目光可以这样锐利，简直要刺痛我的脊背。我转过身与老人目光相对，他冷肃的眼神吓得我一哆嗦。

在那时，我的目光是柔和的，带着些许茫然，而老人的目光像愤怒的刺刀一样投射过来。恍惚间，我手中的斗笠已被一把夺去，稳稳当地拿在了老人的手里。领我来的叫贝，是他的孙女。她说，斗笠是她爷爷的宝贝，这么多年，一直挂在山墙的正中央，别人是不能动的。

因开始和老人争吵，两人浓重的口音，使我听不明白。只是不一会儿，老人不再争辩，只是小心翼翼把斗笠在空中抖了抖，然后面向祁连山鞠了一个躬，又把斗笠郑重地挂在山墙上。

老人把斗笠挂在原来的位置后，便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这是我爷爷讲给我的故事。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，村头的墙上，挂着几幅鲜红的标语。

“想当兵嘞，赶紧到村头登记……”听到广播响起，他撇下手里的斧头，把劈好的木柴拢在一起，撒腿就往村口的方向跑去。

站在报名参军的人群中，他局促地来回用脚蹭着地上的石子，既不敢当第一个，又不想排在别人后面。

“俺18岁了，不是独苗，俺要去当兵！”他鼓起勇气走上前去，压低了嗓子，使自己的声音浑厚些。

“18岁了？”登记人员抬起头来注视着着他，话语间带着质疑。

“俺吃得不好，长得显小，但俺有的是力气，俺要去打鬼子！”

“转一圈，跳几下，我看一看。”

听到这话，他来了精神，用力蹦了几下。

看登记人员在登记簿上写着什么，他凑上前去，看着登记人员写下他名字那3个字，才松了口气，满心欢喜地回了家。

得需要招兵后，前一夜他在床上想了一宿。他觉得当兵是件光荣的事情，他做梦都想去当兵。可是，他不符合条件。他打听到当兵要有两个硬性要求，一是要成年，二则不能是独生子女。可他还是决定不和父母商量，直接去报名。他怕父母不同意，也怕看到他们后自己心软。

他想，自己走后，父母作为家属，村里肯定有人照顾他们；如果自己牺牲在前线，他们是烈士遗属，也是光荣的。

到了部队，他没能如愿拿上枪，而是作为一名运输兵，拿起了大扳手。几个月后，由于脑子灵活、干活利索，他被派到前线运输物资。

前线战事吃紧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到处都是缺口。仗打得很艰辛，敌人气焰

祁连山下

■邹冰

蹲在房子中央，开始抽旱烟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

因说，爷爷是江西人，自1937年打完倪家营子那一仗就留了下来。爷爷从来不说他的身世，也没有人知道爷爷的老家是在江西哪个地方。听村里老人说，爷爷是受伤之后留下来的，可时间太过久了，知道爷爷身世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了。

因说，爷爷早年一直不说话，开口说话是在上世纪70年代。后来，他一直在那块沙土上种向日葵，一大片笑脸一样的向日葵生长在祁连山下的村子旁边，金黄一片。

我不再强求老人捐献出他的斗笠。

有一天，老人忽然提出一个请求——叫我去寻找一捆新鲜的稻草。

我知道，张掖有一个地方在种少量水稻，便去为老人寻找。当我和战友辗转把那捆稻草交给老人的手里时，我发现，老人的表情有了变化。

因说，老人开始在家里编草鞋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老人佝偻着背，神情专注，坐在一片阳光里——他正在搓草绳。只见他将草绳拴在板凳上，双手朝一个方向使劲搓，草绳在他的怀里上劲，然后越来越紧。

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老人开始编草鞋。他将四股绳子绑在长条板凳上，喷了水的稻草在老人手里很听话，一拧，再一拧，稻草穿过草绳又折转回来，来来回回，像织布一样。老人很专注，他没有工夫搭理我。

当我再来村子看时，草鞋已经被挂在那个斗笠的旁边，一边一双。

老人来信的那一日，是在向日葵成熟的季节。金黄色的向日葵在山间低头颌首，老人站在村口河边等我。一见面，他把那个挂在墙上的斗笠和一双他编织的草鞋交在了我的手里。

老人说，这个斗笠下有一颗坚强不屈的头颅。

我们坐在祁连山下，在一大片向日葵地里说话。

老人说，山是赤红色的，寸草不生。我说，山的名字叫祁连山。

老人说，是无数英雄的脊梁组成了山脉的形状。因此，它是英雄的山。

扳手

■晋蒙

张。他一边咒骂着鬼子，一边开着运输车没日没夜地往前线拉运物资。物资有时是大大小小的箱子，有时是形态各异的麻袋，只要后方有物资要运输，他就请求出车。渐渐地，他习惯了崎岖的路面、繁重的运输任务，嘎吱作响的车厢也被他用铁丝固定了一次又一次。出车前，他总是拿着扳手围着车检查，一圈圈地拧紧各式各样的螺丝，确保任务顺利完成。

他每天在战火硝烟中穿梭，将一批批物资送到前线。他觉得自己也是间接摸了枪、杀了鬼子，就越干越来劲。随着阵地的推进，运输分队也在往前跟进。一次，他接到命令，要到最前沿运送物资。

路上的弹坑明显变得密集起来。他凭借经验，躲避弹坑的同时仍能保持较快的车速。突然，他发现右前方下坡处两公里远的坑洼中，有两个移动的亮点，仔细看过去竟是两个戴头盔的人，背上还有长长的天线。

“是敌人的侦察兵！”他听老兵讲起过，战斗一旦中止，侦察兵就会被派出去，摸清对方阵营的兵力部署。

老人说，那一天，土匪的骑兵扑过来的时候是黎明。戈壁滩上腾起的沙尘遮天蔽日，村庄里马蹄哒哒，马刀闪闪，大地都在震颤。战士们踩着鹅卵石一遍一遍冲锋，脚底板被坚硬的石头硌得生疼——那个时候，战士们还都穿着单布鞋。

应该是7个昼夜。成群的战马栽倒在村口，一群一群的马匪跌落在戈壁滩上。村子上空传来刺刀与马刀碰撞的声音，夹杂着激烈的枪声。

老人说，那些战友全部倒在冲锋的路上，他们倒下时还在冲锋……

远处传来不知名的鸟儿的啼鸣，那声音低缓悲凉。老人侧耳听了一阵，才又缓缓地说，几十年了，可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，就在我们此刻交谈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季节。

沉默，长时间的沉默，我与老人都不再说话，鸟儿也没了动静，耳边只剩呼呼的风声。

许久，老人又开口了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那天，村庄的天是血红的颜色，戈壁滩是红色的，山也是红色的，人也是红色的，连山谷里一蓬一蓬的芨芨草都是红色的……那些叶子细碎，长在河边的钻天杨，树身也被染成了红色……从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被血染红了，黑河成了红河。”

“应该是在黎明，时间骤然停止了。硝烟散尽，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山包——那是牺牲战士们叠成的罗汉山……”老人眼睛里布满血丝，牙齿咬得咯吱作响。

许久，老人站起来，折下钻天杨的一节枝条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鲜艳的五角星跳跃在被撕断的枝条两端。

老人说，这是红军杨。

战斗结束的第三日，倪家营子的村里多了一个14岁的孩子。那孩子眼睛清澈、满脸惊恐。那些飞扬跋扈的马匪挥舞着皮鞭抽打在孩子身上，但他一声不吭。因为他知道，他浓重的江西口音，会暴露他的身份。他被一个妇人揽进怀里，嘴唇还在滴血——从此，他由一个红军战士变成了这户人家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。

“那个孩子就是我。”老人说，“善良的乡民用温暖接纳了我。他们在马匪明晃晃的马刀威逼下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我。此时，我就应该是倪家营子里的一个哑巴……而那个善良妇人真正的哑巴儿子，早已死在马匪的马刀下……才17岁。”

老人说，那个时候，村里老人都不许

我开口说话。起初我不愿意，可后来就学会了当哑巴。马匪走后，我的部队转移了，我瘸了一条腿，成为这个村子经历过那场战斗的幸存者。

他说，我做梦都想追着追队伍进祁连山。可当我在掩埋烈士的大坑边做了记号，又用石头垒成一个简陋的墓碑后，我就不能走了，我要为战友守墓。

戈壁滩的夜晚很冷，我每天夜里坐在石头垒成的墓碑前，一语不发。不瞒你说，只要坐在烈士墓旁，不管山风多大，我都能听到战友们说话的声音。那些口音天南海北的，有四川的大个子班长，有江西的老乡，还有会唱秦腔的老陕……他们累了，躺在山里休息。我盼着等他们休息够了，能精神抖擞地走过来，围在我身旁，继续给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……

“我在村子里，其实一点也不孤单。只是有时候在空旷的夜里，我憋闷得难受，想要说话。有一天夜里，天上星星很多，我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声音很大，把我自己吓了一跳……”老人继续讲述着，眼里有向日葵的倒影，像一簇簇小火苗。“我冲着埋葬马匪的山沟，撒了泡尿，又对着那山沟骂了一句脏话——我是用江西话骂的。”

祁连山下，老人第一次笑了。

后来，我与老人成了忘年交，经常坐在那片向日葵地里说话。

老人的话不多。后来，他领我去其他村子，见了几位留在当地的他的战友，有四川人，也有甘肃人。老人说他们在队伍中并不认识，是这几年才认识的。

1984年冬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《祁连山的回声》，地点选择在倪家营子，就在老人那片向日葵地的旁边。也许是触景生情，老人忽然推开我的手背转身体，脊背剧烈颤动着。老人说，我亲眼看见他们用绳子拖着一名女兵的头发，在戈壁滩上打马飞奔，那个女兵还怀着身孕。

演员哭了，导演哭了，我也哭了。那一日，我和老人坐在向日葵地里说话，一架飞机从远处飞来。老人说，徐向前元帅来看望老战友来了。徐的骨灰落在了那片山包上，也落在了那片向日葵地里。

我调离临泽县的部队，是1993年的冬季。我向老人告别时，老人托付我，一定要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向他敬礼。

告别祁连山的那天，我特意一个人去了那座红颜色的石头山。我在那里坐了很久。



的两只手像铁箍一样握着扳手，锁住鬼子的喉咙。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是一条蟒蛇，誓要把鬼子缠住、勒死。鬼子没来得及发出声音，就咽气了。他才放下扳手，抹了把汗。

他又悄悄来到车前，在后视镜中看到还在车内翻找东西的另一个鬼子。只见那鬼子的枪被甩在了后背上，正翻找着什么。来不及思考，他猛地打开门，蹬着踏板扑了上去，利用身体惯性重重地压向鬼子。狭小的车内是他的主战场，在这里，哪里能伸开胳膊，哪里能站得住脚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将扳手朝着鬼子的头砸了下去，不知砸了多少下，鬼子不动了，他也瘫倒在车里，手中还握着那个带血的扳手。

他一直想要一杆枪，如今，这个家伙计就是他的“枪”。他拿起扳手端起来比划了一下，然后把这把属于他的武器稳稳地放进了工具箱里。

回来后，首长给他记了一功。文书让他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他不会写，便说：“晋长城，山西的‘晋’，万里长城的‘长城’。”